

《佛家的禪學》

第十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不懂那幾個梵文名詞，有什麼障礙呀？古代有很多大德根本不懂的，很多（人）根本都不懂梵文的。很多的，你看現在很多（都不懂）的。

我所見的有好幾個，寫得滿紙梵文。好像有些新鮮熱辣出來的那些新手教授，我不是說香港有哪些新手教授；在外國新鮮留學回來，實在他沒有什麼實力的，寫得滿黑板都是那些名著、參考書，寫成個鐘頭。講課講到中途的時候，譬如講德國（哲學）的，就寫黑格爾講的那些哲學的德文名詞，這些德文名詞即是英文的那個（名詞），這樣寫寫寫，滿紙垃圾，這樣就過了一個鐘頭。

講學的有這類人，因為我教書都教了幾十年，我知道的，大學、研究院我都教過，大學、中學、研究院我都教過，我知道他們的東西（方式），很多這類人。

（講）佛法的又是很多這類人，更多！寫幾個梵文出來，別人不懂的；引兩段佛經，很難解的嘛，寫兩段別人不懂的經（文）出來嚇人。第一種（人是這樣）。

第二種呢，根本他就無學問，他怎樣呢？（他）懂得一兩下行禪，亂指一通，講出來的說話好像（給人）猜謎那樣。

還有些人，喝一下別人，你與他講話，他「嘿！」一聲，他怎樣呀？古人所謂棒喝，（這是）禪宗。

你與他問答的時候，他不作聲，一棒打落你處，傳說被他打的那些人（就）豁然大悟了。（這是）棒喝。

即是這樣，你與他講話的中途，你正在留神與他講話，一問一答之中，他忽然間

「嘿！」這樣你一（被嚇）窒。他說這是什麼？這些叫做「機鋒」、「手眼」。

機鋒的起源是什麼？六祖的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」（就是）機鋒了。（像）這一類東西。

我有個很要好的朋友，專（門）講這套東西，不過他並不是沒有實力的，他現在與外國人講佛法講得很好的，所以他的英文（是）相當好的。

他在很多年之前，19XX年之前，在香港大學畢業的。他英文很好。他在戰前本來好像是做「師爺」那樣的（工作），（所以）他英文很好，看很多英文的佛經。這位叫忍慧法師，（即）顏世亮先生。

你與他講話途中，他會這樣「嘿！」一聲，這樣喝你一下啊。他是跟誰學的？他是學虛雲法師，（但）虛雲都不太常這樣做，或者我見他（虛雲）見得少，我不見他這樣做，（他）比較純樸一些。

學問就沒有了，虛雲就沒有什麼學問的，（但）他的戒律幾好。道德戒律幾好。

（至於）學問，虛雲他不懂的，你可以去聽他的那些演講、看他的那些演講，學問他談不上（有）。

有一類人以艱深文飾顯學，另一類（人）是什麼？無學問的就用禪宗做擋箭牌，指天篤地，你不知他到底在說什麼，其實是他不懂。

總之呢，（關於）參話頭，如果你真是上上智的話，你就去參吧；如果你說我是中人之知，我就勸你不好（去參）了。不要去（參）了。

那麼默照好不好呢？默照好，很穩健。

（如果）你是上智，可以照出很多東西，（即使）寫不到佛法都悟到出來。

（如果）你是平庸，你都可以看一下心是怎樣的，（這）沒什麼害（處）。默照禪沒什麼害（處）。所以現在在日本流行的就是曹洞宗的默照禪。

參話頭在日本不受歡迎的，因為日本人是實幹實作的，參話頭那種靈悟他們不適合的，默照禪就適合。

日本的曹洞宗，現在還有幾個大禪堂，如果您（們）各位想研究禪宗的坐禪法門，最好就去日本。你去過，對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你去過哪裡？坐過未？黃繩曾就去過，坐過。（他）去那些日本禪堂那裡坐。

它的規矩完全依照唐朝的一樣。

因為日本這個民族性很保守，它現在坐禪的（方式），依照唐朝的格式。

（但）那種生活方式和唐朝的相差很遠。

坐禪時的手勢都是宋朝的，宋朝的都是（由）唐朝的六祖那些（人）傳過來，與唐宋時期那些坐禪的姿態、手勢一樣。同時（對）姿勢非常講究。

你在這裡坐禪，有人會找一支東西（量）度你，（量）度你的背脊，如果看見你背脊陷了下去，那支東西兩頭跳的，高過這裡凸了出來，就「啪」你，打你，讓你把它（調）整回（正）直。

如果你頂過頭，那支東西一篤下去，在旁邊看到是空的，他就又「啪」你，使你入一些（，讓身體正直）。

經過它（這樣）坐一個星期左右，整個坐禪的姿勢方式，你就跟著它。

（跟他）學一下是好的。因為我沒有機會去日本，有的話，我都走去試一下，沒什麼所謂，被他「啪」兩下，沒什麼所謂的，打不傷的，在膊頭那裡打一下「啪」一聲響。

美國很多人學禪宗的，可以走去找他們打一下。美國人很歡喜刺激的嘛。

他一世的經驗，他是那樣。日本曹洞宗那些，被他打兩下，你試過未？

這個都是經驗，履歷之一來的。

默照禪就是這樣。

因為默照禪沒有毛病，而且是最原始，釋迦牟尼以前就已經這樣了。

默照禪與參話頭就是這樣，我就取默照禪，不取參話頭。

還有一個是什麼？第十個了，是否這個？最尾這個？

聽眾：是。

淨土宗，在中國來說，是東晉末年，廬山慧遠禪師創立的。不過在慧遠之前，已

經流行了淨土的法門。

東晉的時候……不是東晉，東漢的時候，有一本由支婁迦讖，以及支讖，介紹了一本叫做《般舟三昧經》，傳了入來中國，教人修行念佛的法門。

「般舟」是譯音，「三昧」就是定，修定。

他說修這種般舟三昧這種定，亦即是三摩地，他說修這種般舟三昧會見到佛。

他說怎樣修呢？

經常行走，每日行走，一年之中每日行走，累都行走，這樣行走到差不多，就在幾日之內，不去應酬，不去見人，找一個靜室，一直行走下去，你的精神會很恍惚，就會見到佛在你面前，這樣你就覺得：「呀，我見過了！佛原來是這樣。佛我都見過了，我死了的話，不用說，佛一定來接我了！」他就教你這樣修般舟三昧。

《般舟三昧經》者，是教人修般舟三昧的。

這樣呢，站在今天來看，有人這樣懷疑，（但）因為我是佛教徒，我就不夠膽這樣講「我這樣懷疑」，我只是講有人這樣懷疑。懷疑它什麼呢？

這種做法能夠見到佛，即是等於自我催眠，當你（進）入了催眠狀態，就見佛了，對吧？

你找個催眠術師催眠你，「欸，現在見佛了！現在我帶你去極樂世界，現在去了、去了……那裡有佛在這裡了！」這樣你就見到佛在這裡了。

香港有很多人懂催眠術的，你叫他帶你去，令你見佛，不用這麼辛苦（自己修），對吧？

你坐在這裡，（他）用手指像這樣擺弄一下，一會兒你就好像睡著那樣，恍恍惚惚你就會見到佛了。

於是那些人就懷疑，認為這種般舟三昧的方法，等於（是）自我催眠的方法而已，而且這樣（每日行走）很辛苦。那些人就這樣懷疑。

（但）因為我本身都是佛教徒，我只是介紹你（知）有人有這樣的懷疑，我就不說我覺得是這樣。

參話頭那些，我就覺得那個義玄多此一舉，對吧？他講出來的東西，我反對他；但《般舟三昧經》這樣一本重要的經，我就不夠膽說它是自我催眠，不過有人是這樣懷疑。

（般舟三昧）很少有人學修的，偶爾有些人修，如果你真正修的話，差不多十個（人）修，十個（人都會）見（佛）。現在你願意修，你都（會）見（佛）的。

那時候你精神恍恍惚惚的時候，你一心想見佛，就（會）見（得到）。

你經常想著，發夢都會見得到。

這是修般舟三昧。

還有一種是什麼？

三國時代「魏」的時候，康僧會譯了一本叫做《無量壽經》，裡面教人念阿彌陀佛的名號，它說給別人聽西方有個極樂世界，他生前曾發四十八個願。

四十八個願之中，裡面有一個願是這樣：假使有眾生是稱念我的名號，他臨終的時候，我一定接引他，令他（得）生我的極樂國土的。

（經裡）有三數條類似這樣的誓願的文的說法。

所以，這本經就勸人，這個佛是阿彌陀佛，「阿」是無，（梵文）Amita 即「無量壽」這意思，或者是「無量光」這意思。

如果你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或者甚至你念「南無無量壽佛」，或者「南無無量光佛」，「南無」即是皈依；皈依無量壽佛、皈依無量光佛。

你念他的名，念他。

「念」字有兩個解法，（究竟）是心念呢？抑或是口唸呢？

即是說你念佛，當然口唸一定兼夾著心念。

總之說你念佛就可以（往）生極樂世界。

這就有兩本經了，一本《般舟三昧經》，（另）一本《無量壽經》。

一直傳（承）下來，就有很多人修了。

到了東晉的末年，有一位學者，那位學者是一個玄學家，同時是儒家的經學家，

亦是研究老莊的玄學家，這個人很有學問，（後來）他出家。

這個人就叫慧遠。

慧遠有很大的名氣，當時的學者，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夠見一見他，向他請教，討論一下學問，或者問道。

他本來跟隨他的師父道安法師。

道安法師，當時跟隨他研究佛學及修行的有一千幾百位弟子，其中最表表者的，就是慧遠。

當時道安住在襄陽，（即）現在湖北省的西北面，這個是襄陽縣。襄陽是當時荊州的重鎮，（道安）住在荊州、襄陽。

荊州是屬於南朝東晉的，那時北方有位英雄人物，叫做苻堅，這個人雄才大略，他又是很信佛法的，他（聽）聞南方有位大名鼎鼎的道安法師在襄陽，於是他即刻發兵，為了想拿（取）道安回來，發兵包圍襄陽，拿（取）了道安，挾道安返回洛陽，（然後）退兵。

是這樣的啊，為了一個和尚，就派十萬八萬大軍去包圍襄陽，結果俘虜了（道安），當然（對道安是）很優待的，（但）都是俘虜呀。

（俘虜）道安返回洛陽。

不過道安去到洛陽做了很多事出來，影響中國佛教非常之大。

但我們不是講他那一段（歷史，所以）先不理（會）它。這個是中國佛學界很了不起的人物。

如果選在中國由有佛教以來到現在，選十大和尚，他就應該佔一個（席位），甚至是排（在）頭位的那幾個。道安，這個人就是這樣重要。

苻堅包圍襄陽的時候，他（道安）自己知道難免，一定被他俘虜回去。他有幾百位弟子，那些弟子還未走，他就叫那些弟子，逐個弟子來吩咐，你去哪裡，你去南面弘法；你去東面；你去那裡。逐個（吩咐他們）弘揚佛教，譬如有些是東方人，（例如）山東人，你就返去（山東）弘揚佛法，（像這樣）逐個逐個吩咐。

不過他之後，那些大的、有名氣的弟子他就吩咐，其餘的就不吩咐。沒有吩咐慧遠。

慧遠覺得怎麼這樣奇怪，平時我是第一位的弟子，現在你反而連吩咐都不吩咐我一聲就遣散那些人，（於是）他自己就走去問道安。他問：「剛才每個師兄弟你都吩咐了，為什麼我不被你吩咐呢？希望你指示一下。」

道安就答他：「好像你這樣的人還需要人指示？還需我吩咐？不用的，你有辦法的。」原來道安不吩咐他，就是這樣（的原因）。

於是慧遠辭別他的老師，走來南方，去到江西，現在的廬山，廬山牯嶺那裡。

那時候廬山一帶有一個州，叫做江州，那時候的江州刺史，即是江州的行政長官，等於現在的省長，（那）個桓伊就知道他是一個天下有名的和尚，就即刻去（迎）接他，問他歡喜在哪裡住。

他說歡喜去廬山住。桓伊特別在廬山起了一間寺給他住。政府起了（一間寺）給他住，他就在那裡住了。

住了下來後，第一他（慧遠）很守戒律，很虔誠，他修什麼呢？他修念佛的，修般舟三昧。

那麼（你說）他（自己）修而已，（但其實）還有很多同志和他一起修，他就建立了一個叫做白蓮社。他建立一個社，關於結社，他是第一個，（他）建立了一個叫做白蓮社。

現在香港都不知有幾多蓮社，什麼什麼蓮社、某某蓮社，都不知幾多。

有些人結一個蓮社，他們都不知道結蓮社的第一個人是誰（，他們）都不知道。

他在這裡結了一個叫做白蓮社。

找了當時一個很有名氣的（人），（如）劉遺民等，劉遺民是當時一個很有名氣的。

他們大家每日在無量壽佛的佛像之前，發誓修般舟三昧。

當時有一位有名氣的詩人住在他附近，叫做陶潛，陶淵明，他住在附近。

陶淵明當然會去探（訪）他，慧遠不出山的，他送客送到半山，照例就止步，入了幾十年，他都不下山。

陶淵明探（訪）過他。他很歡喜陶淵明，（想）留陶淵明，說你不如陪我一起在

白蓮社，參加白蓮社，與我一起修行念佛。

陶淵明說不要，陶淵明（喜）好飲酒，在那裡不能飲酒，又要吃齋，沒有酒飲，陶淵明就不肯，就走人。

又有一個大名鼎鼎的詩人謝靈運，想去參加他（慧遠）的白蓮社。

慧遠說不行不行，我不接受你的，你那麼有野心的人，你不能來我這裡。

兩個大詩人，一個（是）陶淵明，慧遠叫他來參加，陶淵明不肯。

那個謝靈運自己走來參加，被慧遠擋駕。

（有）一件這樣奇怪的事。

他（慧遠）一世人在那裡修（行），修（行）到死（為止）。

在那裡，（慧遠）平時又會請一班學者在那裡為別人講佛學。

現在我們知道他是修般舟三昧。

以前很多人都不知（道），以為他只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這樣地唸佛，那些人一般以為這是修般舟三昧。

去年香港會考，那個出題目的人，不是我呀，不關我事呀，出了一題，廬山慧遠當時修行是依《般舟三昧經》來修念佛三昧，有關於他這個（情況），你能不能夠敘述呢？出了這樣的題目之後，每個（學生）都答不對。全部答不到。

令得佛教聯合會那些教員開會檢討他出的那些題目，說那條題目故意刁難學生，課本都沒有這些東西的。

這很難說的，定心念佛。

廬山慧遠修念佛，確是修般舟三昧的，並不是學我們現在這樣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不是這樣的。那位出題目的（人）沒有錯的。

不過你說他是否刁難呢？他亦無刁難那些學生。的確，那本教科書就是這樣（講）。

不只他這本沒有（講），甚至很多本都沒有（講），因為以前的人以為廬山慧遠就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怎麼知道他是修般舟三昧？很多人都不知（道）的。

很多人都不知（道）的，在學生的角度看，就覺得（艱）深了。

即是等於這樣，講《六祖壇經》，我就不講這類東西。譬如好像我們佛經講的東西那樣。看！這一段就是可靠的。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」這類東西，一般很多人說它是不可靠的，何以見得呢？這樣問。（若）你考這些東西，即是問你什麼？（要）讀過幾本（核）對過才知道的嘛！

是呀，你問得對，但你不要這樣的問法。像這樣之類。

好了，現在講回正傳，在白蓮社，慧遠與劉遺民這班人修行是修般舟三昧的，就不是現在普通的唸佛。

由那時他（慧遠）結白蓮社之後，儼然成為一個宗派，（以）念佛求生極樂世界為宗旨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它自然有個社會背景。東晉末年那時世道混亂，而且東晉末年那個劉裕正是野心勃勃，想篡位，而忠於晉朝的那些人，見到（時）勢危（險），自己又無能為力，就取消極的態度。

而那些巴結劉裕，想為自己找一官半職的（人），又不斷去搗亂破壞，（所以）當時的情況很混亂。

所以那些真正的君子之人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，很心灰意冷，劉遺民這些之類，陶淵明這些有官都不做，他有這樣的政治背景、有這樣的社會背景的。

（由於）各方面助成，變了這班人專修念佛，看上來好像很消極那樣。

於是有所謂的淨土宗，由他慧遠建立蓮社來念佛，以修行（往）生西方淨土為宗。這就有所謂淨土宗。

以後那些人就不修般舟三昧的，不可不知啊，（因為）般舟三昧難修，很辛苦的，現在我們香港荃灣有位法師都修般舟三昧，他說對呀，（他）見到阿彌陀佛來見他，阿彌陀佛甚至走來見他，他不知（修得）幾辛苦啊，幾乎要找醫生（看）才處理到。

見（到），他見到阿彌陀佛，但是又見醫生。

一定的，你每天這樣行，很疲倦的。

以後那些人怎樣（修）呢？以後念佛的人就分為三流，分成三派。

（第）一種叫實相念佛，即是不念佛的，實相者，即是真如，即是一真法界。坐禪（時）觀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撇除一切現象界的東西，思惟那個無相的真如，那個才是實相。

這樣即是等於修空觀了，對吧？不念佛的，叫實相念佛。

他們這些人認為這是最高級的念佛。

（要是）上智之人，然後才能修的。

即是好像《金剛經》那類念佛，無相的，佛身是無相的。有相的那個佛都是假佛來的，觀無相的境。

這樣，這個佛是否佛呀？這個就是實相念佛。即是《金剛經》那套（說法）。

實相念佛只是口頭說說而已，沒有人做的，為什麼？

因為他做（的話）就已經不是念佛了，那些念佛的人不當（作）它（實相念佛）是念佛。

等於參禪而已，等於念《金剛經》而已，等於修禪宗而已，這已經都不是念佛了。

不念自念，這是實相念佛。這個就不當（作）是真實念佛了。

至於真實的念佛呢，是這兩者而已，其實實相念佛才是至高的。

第二種是觀想念佛，坐下來想，對著個佛，在這裡定下來，想前面一片水，有一個日輪，光明的照著，後來又有水，有日輪。這樣逐漸的在水上面現出一個什麼？西方極樂世界的境界，莊嚴華麗的境界。

那個極樂世界裡面，黃金為地、七寶為池，那些樹木非常之有條理的，風吹那些樹，發出那些音樂，聽了那些音樂之後，令人的（內）心（生）起一種很順和的感情，都是很良善的，那裡面沒有惡的行為，那些眾生非常之安樂的，見到裡面有一個佛，那個阿彌陀佛高大光猛，一個很美的男子在這裡。兩邊又有兩個男子，一個觀音菩薩，一個大勢至菩薩，還有不知多少聖眾，裡面一切只有快樂，沒有痛苦的；只有善，沒有惡的。觀想這個境界。

觀想自己在那個佛面前，佛怎樣放光照你。

想得多，夜晚發夢就會見佛嘛。

有時候閉上眼，恍恍惚惚也會見到那個佛。

如果想得多，到臨死的時候，會有個佛來接他的啊，如果有人提一提（醒）他會更好，「現在那個佛一定來接你的！你不要想另外的東西，快點想著佛！他來接你了、他來接你了！」這樣有人一提（醒）他，他就想了，想著想著很寬容、很舒服，這樣就死了。

他會死得很舒服，很安慰地死去。

那些人提（醒）他，叫助念，幫助他念佛，提醒他。

這些是觀想念佛，不用持名，（只是觀）想而已。

這個（觀想念佛），當然如果講高（級），是不及實相念佛那樣高級的。對吧？都是不及的。

最下的就是持名念佛，現在的老太婆或者什麼人，拿著串（念）珠，唸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（又說：）「我已經唸了幾多十萬（遍）了。」這些人每日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早晚都拜一拜；每日都拿起串念珠來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這樣唸，這樣就叫持名念佛。

執持名號，它說這樣多執持名號，當（你）經常唸，念茲在茲，只要你不作惡，臨死的時候，（如果）你的心不亂，你亦會見到佛來接（引）你，（往）生極樂世界的。

不過如果這樣唸，做觀想功夫或是持名（比較好）呢？最好就是臨死的時候，有人助念最好，有人提（醒）一下：「你這樣虔誠念佛，佛一定來接你的！你現在念吧，快點念！」我所知道的（有）兩個人，其中一個很了不起的，都是這樣，被人提一提（醒）他，本來他（臨）死的時候很辛苦，（但）被人提一提（醒），（就）安樂樂地死去。

第一個就是歐陽竟無，（即）歐陽漸，不知他是怎樣死，不知是什麼病令他病死，因為他不肯看西醫，（他去）看中醫，中醫又說他不知又怎樣又那樣，中醫有很多特別的名詞，又說他弄了個病，入了太陰，又這樣那樣的。他就很痛，臨死的時候很辛苦。

他有一個學生，叫做王恩洋，他去探病，他看到老師這樣辛苦，就說：「老師，不如這樣吧，你都信念佛的，我與你一起念佛吧，好不好？」（歐陽竟無答：）「好

呀！好呀！」王恩洋拿起木魚（唸）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他（歐陽漸）又跟著王恩洋唸，然後不見他痛苦，他好像面帶微笑那樣，唸了幾十句而已，就死了。歐陽竟無（的情況）就是這樣。

還有一個（是）你們的師伯公，趙士觀，他的那個肺不知道是爛了還是怎樣，臨死的時候一口一口血吐出來，那些痰是血來的，一舊一舊好像瘀血那樣，咳出來。

他昏亂，他對人說，（當時）他（身邊）有一個世伯。他（趙士觀以前）是捉鬼的，都是修明王來捉鬼的。他說：「那些鬼來騷擾我，把一些泥、一些青草塞進我口裡，你看一下我，我把那些泥嘔回出來。」其實那些不是泥，他的眼球已經變了，他（嘔出來）那些是血來的，他說把泥嘔回出來，他說那些鬼把泥塞進他的口，他把泥嘔回出來。其實他是咳血出來。

他已經昏亂了，那位世伯見到他那樣，覺得不是辦法，一定死了。他（趙士觀）修不動明王法，唸不動明王咒，他（世伯）說：「你經常唸不動明王咒，你快一點唸、快一點唸！不要（錯）失時機！」（趙士觀）說：「我忘記了！」那幾句不動明王咒，「曩莫悉底哩也……」那個（咒），他忘記了！我都記得，他不記得。他一世（人都在）修（卻不記得），這樣奇怪。

修了幾十年唸那篇咒，十句八句的咒，到他臨死的時候忘記了。那十幾句東西忘記了。

（世伯說：）「那忘記了怎麼辦？」

他（趙士觀）說：「你帶（領）我唸吧！」

（世伯）說：「我又不懂得唸啊，這幾句（咒）。」

他（趙士覲）說：「你想辦法吧！你想辦法吧！」

（世伯）說：「我懂得唸南無阿彌陀佛，你都是唸南無阿彌陀佛。我與你一起唸吧。」

他（趙士覲）說：「都好、都好。」

於是（他們一起唸）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

唸了十多句，那個趙士覲面帶微笑，就沒有那麼辛苦了……………。

-完-